

桃

源

流

第一辑

政协抚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抗
爭
文
史
資
料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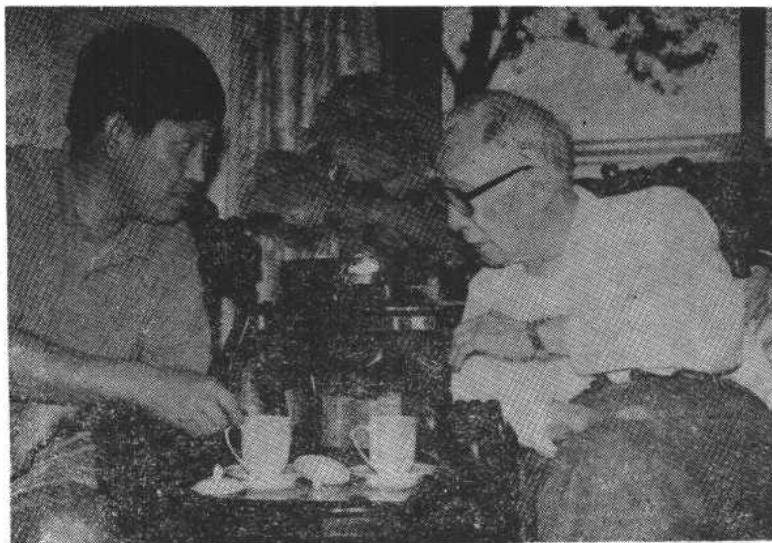
封面设计：饮 茗

封面题字：吴环露

(出版印刷单位)

政协抚宁县委员会
编辑出版：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印 刷：抚宁县印刷厂

抚文准字〔1994〕第5号



1993年8月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视察南戴河。
傅丙奇摄



1988年8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到南戴河视察。
傅丙奇摄



1988年7月25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视察南戴河。
傅丙奇摄



198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到南戴河视察。
傅丙奇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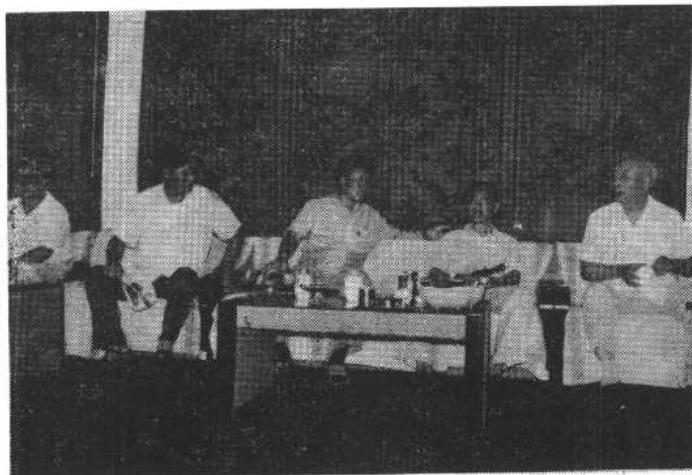
1991年7月29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陈锡联
(中)到南戴河视察。 傅丙奇摄



1991年7月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左二)到
南戴河视察。 傅丙奇摄



1988年8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左二）到南戴河视察。
傅丙奇摄



1991年8月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右二）到南戴河视察。
傅丙奇摄

目 录

刘少奇主席视察我县试验田	毕再昌	(1)
碧水情深 青山意长		
——回忆朱德总司令视察洋河水库	周乃昌	(4)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抚宁县委员会的筹建	王素霞	(12)
怀念抗美援朝时期的朝鲜人民	向陟利	(18)
燕山春雷		
——我党领导的长城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		
.....	王荫生、刘忠厚、肖兵	(22)
解放战争时期抚宁县妇女组织的活动	县妇联	(25)
切断铁路交通 阻止蒋军东进		
——记抚宁人民的破交活动	周素芝	(35)
雪地抢运军粮 支援平津战役	阎永丽	(41)
上庄坨伪矿警缴械亲历记	于学廉口述 张连弼整理	(45)
西安事变回忆		
王永秋	(49)	
回忆骑兵学校生活	王永秋	(63)
石门寨之战	张志刚	(68)
张学良认师	高国平口述 于剑平整理	(73)
唐山皮影雕刻家杨德生		
郑庆魁 于剑平	(75)	
抚宁赵家鼓乐班	于剑平 郑庆魁	(86)
杨岫岚	周允恭	(90)

E23/18

齐子风传略	周允恭	(94)
民国时期抚宁县的中等教育	周允恭	(98)
民国时期抚宁县的初等教育	殷泽普	(101)
解放前抚宁县医药界简况	高景芳	(117)
解放前抚宁县四大家族	惠黎民	(123)
抚宁城内南街单家大院	吴润林	(124)
解放前抚宁县城内庙宇	吴润林	(126)
古诗文摘录	郑庆魁	(128)
西河南乡朝鲜族村发展史	朴泰峰	杨晓文 (131)
西河南乡朝鲜族村的民族风俗	朴泰峰	(167)
日本投降前后台营镇商号	李运午	(180)
抚宁县老髦肉	王殿昌口述	于剑平整理 (182)
抚宁县夕阳口银杏	张连弼	(186)
解放前抚宁县国民党机关组织情况	惠黎民	(188)
日伪时期抚宁县伪政权组织情况	惠黎民	(191)
抚宁县伪县长二、三事	翟露祥	(194)
金山岭下“驸马”毙命	张弼廷	(199)
抚宁县大事记（二）		(205)
附录：抚宁县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221)

刘少奇主席视察我县试验田

毕再昌

1958年中共唐山地委书记周振华和中共抚宁县委书记强华在王各庄乡东升高级农业社都寨村（现属牛头崖镇管辖）搞了农作物丰产试验田。当时我是由唐山专署派来的驻点农业技术员，长期驻守试验田，因而有幸见到刘主席。

8月15日天气特别晴朗，下午四点多钟，一辆灰色小轿车从北戴河方向向西驶来，停在我们试验田附近的路边上。车停后刘少奇主席偕夫人王光美在周振华同志陪同下健步朝试验田走来。乡党委书记王殿福、社主任聂吉堂、农技站站长李洪印和我一看是刘主席来了就赶紧迎上前去。说实话我当时真有点紧张，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害怕，心跳的挺厉害，也不知道该说啥话好。这时刘主席已经走到我们跟前来了，他主动伸出手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刘主席高高瘦瘦的身躯、满头白发、满面笑容，上身穿白衬衫，下身穿灰裤子，脚上是黑布鞋，虽然说话是南方口音，可总是用慈祥的眼光瞅着我们说话。王光美同志惟恐我们听不懂，她说“少奇同志是湖南人，他讲话你们听得懂吗？如果听不懂我给你们当翻译。”我们赶紧说：“听得懂，听得懂。”

刘主席先看多穗高粱试验田。多穗高粱是一种具有分蘖性强、成穗率高的优良品种。一棵苗能长出四、五个穗子来，而且穗头大，籽粒饱满、高产稳产。当时正当成熟之际，一片丰收景象。刘主席高兴地问起栽培管理情况，这时周振华同志指着我说“他是我们的技术员，从播种到现在他都清楚。”当时我正站

在刘主席身旁，刘主席又与我握手“啊，技术员同志。”对栽培管理情况我简略地做了汇报。刘主席又问“它一棵苗能长多少个杈呀？”我说“一棵苗能长四、五个杈，长成三、四个穗，咱这块试验田平均单株成穗4.2个。”刘主席蹲下身来数了几棵，然后站起来又问：“多穗高粱的秸秆好象甘蔗，能榨糖吗？”我说：“这种秸秆嚼起来很甜、含有较高糖分、大概能榨糖。”这时刘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要搞试验，在试验中要不怕失败，不要灰心，试验没有一下子就成功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嘛。‘606’试验到六百零五次还没成功，试验到六百零六次的时候才成功的。”

刘主席又来到了白薯试验田。这是我们学习外地经验搞的大垄双行架秧栽培。即在三尺宽的大垄台上栽两行白薯秧苗，并用竹杆把茎蔓架起来，架高四尺左右，就像栽西红柿搭架那样子。刘主席问我们“为啥要把白薯秧蔓架起来？”我说“是为了通风透光，提高光合效率，而且薯蔓离开了地皮，避免生不定根，能集中养分长白薯”。他又问“白薯直播好不好？”（就是春季栽小白薯叫它长白薯，不用栽薯秧子），这项技术在唐山地区已经搞过多点试验，产量高，品质差，没有推广价值，我说：“产量虽然高，但是质量差，淀粉含量低，不好吃。”他说“不好吃不要紧，可以制酒精呀！可以试试嘛，凡是没经过的事情都要先搞试验。”

在白薯试验田西面是都寨村干部搞的多穗高粱试验田，刘主席又走过去看了看，满意地说“这块长的也不错呀！”刘主席还与试验场场长刘平说：“今年农业丰收了，粮食打多了怎么办呢？”刘平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吃”字，刘主席笑着又问“要是还吃不了呢？”刘平咧着大嘴笑起来“庄稼人不怕粮食多，吃不了就把余粮卖给国家呗。”刘主席也笑了。这时正是六点多钟了，刘主席与大家握手告别。车缓缓开动后刘主席还频频向我们招手致意。

毕再昌：男，1932年11月生人，原籍昌黎。高级农艺师，政协抚宁县委员会一、二、三届委员、常委委员。

该同志1951年毕业于河北省昌黎农校，同年参加工作，曾先后在唐山专区农场、农科所等地工作。后又入学深造，于1963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

该同志1972年2月调到抚宁县农业局，历任站长、副局长职务。科研论文《四尺半带田种植技术》获省科委农业发展研究一等奖，科研论文《杂交玉米综合增产技术》获省农业厅一等奖、农业部二等奖。在此期间并多次获先进工作者称号及其它奖励。

碧水情深 青山意长

——回忆朱总司令视察洋河水库

周乃昌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敬爱的朱德总司令1972年8月26日视察抚宁县洋河水库的动人情景。当时，我作为县委的一名工作人员，有幸跟县委领导同志接待了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德同志，当面聆听朱老总的亲切教诲。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朱老总那和蔼可亲的光辉形象，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德，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那是多么幸福的日子啊！

朱老总到洋河水库视察的前一天，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对接待工作做了认真的安排，既要保证朱老总视察顺利，又要保证绝对安全，还要让朱老总休息好。考虑到朱老总年事已高，接待人过多，会造成首长劳累。因此决定由县委书记强华、县委副书记、县武装部政委刘长柏、洋河水库管理处主任李开贵和担当司仪、记录的我四人出面接待。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许懋、事务组长王魁杰负责安排生活，县革委会保卫部部长徐永年负责保卫工作。

二十五日下午，我跟徐永年同志专程到水库就警卫地点、首长休息、停留地点做了安排查看。并听说那天上午省公安厅和8341部队的领导同志已来水库做了查看、安排。对此，引起了徐永年同志与我的警觉。回县后打电话沟通，知道确有此事，才放

了心。

二十五日傍晚，强华同志单独与我说，要我到田各庄公社程各庄大队找大队书记王福田（县委委员），让王福田亲自搞一面袋不老不嫩的玉米棒，一面袋不老不嫩的黄豆角。我当即找到王福田传达了强华同志的指示，并要王福田同志于次日8点之前送水库交给我，我转交王魁杰同志。

二十五日晚上，虽已夜静更深，洋河水库的黄楼里和西边的餐厅、厨房却闪着耀眼的灯光。我和招待所刘淑荣、栗宗敏等服务人员以及全县最好的老厨师杨宝志等人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把门窗擦了又擦、地板冲了又冲、餐具涮了又涮、水果洗了又洗……，一直忙到凌晨一点。就要见到为中国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同毛主席并肩战斗一生的朱总司令，怎么不让人高兴啊！

八月二十六日，正值美丽的秋天，到处是丰收的景象。满库清清碧水，风平浪静，把库边青山倒映在水中，异常优美壮丽。

上午九点，首先向水库驰来一辆中吉普，车下来一批警卫人员，迅速进入预定的警卫地点，警卫地点多在树丛中。

九点三十分，朱总司令乘卧车来了，车一直开到黄楼门前台阶，早在等候的强华、刘长柏、李开贵我们四人迎上前去，我迅速打开车门，搀扶出朱老总，他老人家下车后同我们四人一一握手。朱老总身穿一身草绿色军装，戴着一顶军帽，没有佩带帽徽和领章，脚穿一双棕红色皮鞋。朱老总虽已是八十七岁高龄，但一眼望去仍然红光满面，精神旺盛。见到和毛主席共同奋斗几十年，南征北战的总司令，大家激动的心情快蹦出胸膛，望着老人家和蔼慈祥的面容，眼含热泪连声说：“您好，欢迎您，总司令！”围观的服务人员也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随后，我搀扶着朱老总上台阶进了黄楼，进楼后老人家随便地坐在了客待室西边的藤椅上，没有坐事先准备的南边的两个大藤椅上。强华同志坐在朱老总北侧，我在南侧，刘长柏同志坐对面，李开贵同志坐在北边。我在一张白纸上写着有两厘米的大字，

“强华：县委书记，”边给老总看边大声介绍，介绍强华时，朱老总说“认的”，介绍刘长柏时，刘长柏身穿军装站起来向总司令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朱老总边用手示意边说：“坐下！”介绍完后，朱老总说，“听说这里有个大水库，很想看看。”强华同志接着说：“那我们把水库情况向首长汇报一下吧。”接着，由李开贵同志介绍。李开贵同志汇报了洋河水库泛滥成灾的悲惨历史，大跃进年代修建水库时的情况，水库建成后的作用。朱老总听的非常认真，频频点头，不时重复着一些工程数字。当听到水库不仅能拦洪水、灌良田，而且可年产十万斤鱼时，关切地说：

“库底东西都要除掉了，不除掉了，打不上鱼来呀！”听到水库建成后能浇地20万亩，全县发展了十万多亩水稻，年年获得丰收时，朱老总说：“浇20万亩，这个县差不多了吧？”强华同志说：“浇四分之一。水多还可以多浇一些。”朱老总说：“栽秧，栽稻子，增产多少？”强华说“水稻平均亩产800斤左右。”朱老总说：“有水，栽稻子可靠。水的来源有多远？依靠河沟？”李开贵回答说：“水的来源有80多公里，正北长城外的山区。”朱老总点头说：“啊！长城外，咱们北方、华北雨水不均匀，不充足。你们上边修了坝没有？”当回答搞了一些小坝、小水库、鱼鳞坑后，朱老总指示说：“上游可以搞小水库、小坝，有的水库上游隔几里就修一道坝、小水库，水下来就缓了，这是个发展，主要是再下雨，别让水跑了，这个办法很适用，集少成多，主要把水的来源算好，七、八月的水不要跑了。社会主义建设是向前进的，有毛主席的领导，各项事业都在发展，水库的作用发挥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强华同志说：“我们一定按首长指示的办。”

这时，秘书对朱老总说：“先汇报到这吧，首长参观一下水库吧，看看打鱼。”朱老总高兴地说：“好啊！可以参观一下。”

然后，大家起身陪着朱老总下楼乘车来到大坝东上船的小路边下车，我们搀扶着朱老总上了船，他同强华同志并肩坐在船的

中央，我为了记录，坐在他二人对面的船板上。坐好后，朱老总对强华说：“把抚宁的情况讲讲。”

强华同志首先汇报了全县的地理位置、总面积、人口、耕地等基本情况和上一年的农业生产情况，当年的生产情况。当汇报到当年因大旱粮食亩产仍可保持71年516斤的水平时，朱老总满意地说：“那还不错呀！”当汇报全县种植作物品种时，朱老总掐着手指头重复着说：“高粱、玉米、谷子、稻子……。”汇报到全县地形北靠长城、南临渤海时，朱老总问：“紧靠海边吗？”汇报到山区果树生产，盛产干鲜果品时，朱老总说：“水果很值钱。”汇报到全县产海鱼和淡水鱼时，朱老总问：“收后归哪卖呀？多少钱一斤？”还打听下海打鱼的有多少人，强华同志一一作了回答。当汇报到我县山区多时，朱老总说：“啊！山区多。”并关心地问：“山区人民的工作怎样？有没有挖煤的？”强华同志回答：“山区的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是搞农业，也有煤矿、石矿等。”朱老总接着问：“工业是什么？”强华同志说：“有个小煤窑，有个化肥厂。”朱老总问：“一年搞多少？”强华同志说：“年产化肥3000吨！”朱老总说：“那也不少哇！搞几年了？”强华回答说：“搞五年了。我们还有个小水泥厂，耐火土矿。”朱老总问：“有玻璃石吗？”强华同志说：“有玻璃石，供给秦皇岛。还有个小五金厂、陶瓷厂、炼铁厂、造纸厂。”朱老总问：“造纸厂出多少？”强华回答说：“一天出十三、四吨纸，供外贸出口，陶瓷厂烧大缸和盆。”强华同志接着汇报说：“有个农机厂，连修带造，有个矿石厂、砖厂。”朱老总高兴地指示说：“啊！都发展了，别单独搞一种，搞工业很有前途吗！搞渔业你们也有条件吗！”接着问：“渔业队归哪？”强华同志说：“归大队，现在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接着朱老总询问了公社组织等情况，强华同志都作了回答。

这时，船已开到水库中心，开始起鱼网了。当朱老总看到打上来一条十斤左右活蹦乱跳的大鱼时，高兴地笑了，并问“一年

产多少？”强华答：“几万斤，十多条就够一百多斤。”在观看打鱼的过程中，朱老总一直兴致很高，笑容满面。

在看完打鱼归途中，朱老总问：“鱼交哪里呀？水果交哪里呀？”强华回答后，他说：“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需要，都有用途，广东省有个地方出凉席，也很有用吗！将来搞好了，慢慢地把地下矿藏也都搞出来。”接着朱老总问强华“你出身就是搞农业的吧？”强华答：“出身是搞农业的，但按领导要求还差的远呢。”朱老总满意地说：“你们搞的不错吗，农村生产提高了，生活就会一天比一天好。”当强华同志汇报全县有养老院、疗养院，孤寡老人和残废军人有了保证，生活很幸福时，朱老总点头笑了，并接着说：“毛主席说自力更生吗，干吆！干起来就不困难了，社会主义是不会自己到来的。”朱老总很关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问：“有下乡的吗？”强华答：“有三千多人，天津的、唐山的、秦皇岛的。”朱老总说：“很好吗！这是宝贵财富，这些人有文化吗！要对知识青年加强教育，改造世界观。毛主席说要和工农群众结合吗。将来我们办工厂，搞建设，都需要知识分子。”当强华同志汇报到现在教育事业发展，学生上学幸福时，朱老总说：“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学制改喽！”接着朱老总望着远山近水讲起辩证法。他说：“大自然哪！人哪！山哪！水呀、养鱼呀，怎么来的？过去都不懂，学了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就懂了，但是，还有些东西我们还没有认识，还要继续研究，把地下的、海里的东西都搞出来，这些东西就是钱，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等是等不来的，我们的前途好的很哪！”接着朱老总讲起阶级斗争，他说：“现在我们把权拿在手，对外边有个反颠覆，里边有个反夺权，上边几个人就要夺权（意指林彪“四人帮”），改变我们国家的颜色，这是阶级斗争。”当强华同志讲一定要注意阶级斗争，要经常向青年人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时，朱老总说：“哎！对！旧社会的思想还存在吗！阶级敌人还存在吗！对年轻人有影响，今后社